賈子次詁

賈子卷弟六　內篇六

正定王耕心次詁

連語弟三十四

紂聖天子之後也有天下而宜然苟背道棄義釋敬慎而行驕肆則天下之人其離之若崩其背之也不約而若期夫爲人主者誠奈何而不慎哉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曰嚮紂也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鬬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之官衞與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蹷其腎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

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擇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肯止可悲也夫埶爲民主直與民爲仇殃忿若此夫民尙踐盤其軀而況有其民政教摩臣竊聞之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夫牛之爲胎也細若鼷鼠紂損天下自象箸始故小惡大惡一類也過敗雖小皆已之罪也周諺曰前車覆而後車戒今前車已覆矣而後車不知戒不可不察也梁嘗有疑獄半吕爲當罪半吕爲不當梁王曰陶朱之叟吕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吕爲當罪半吕爲不當雖寡人亦疑焉

吾子決是柰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然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㠯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大說㠯臣竊觀之牆薄咫亟壞繒薄咫亟裂器薄咫亟毀酒薄咫亟酸夫薄而可㠯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㠯為厚之而可耳抑臣又竊聞之曰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

㠯引而下不可引而上中主者可引而上可引而下故上主者堯舜是也夏禹契后稷與之爲善則行鯀讙兜欲引而爲惡則誅故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下主者桀紂是也推侈惡來進與爲惡則行比干龍逄欲引而爲善則誅故可與爲惡而不可與爲善所謂中主者齊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任豎貂易牙則餓死胡宮蟲流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合而不肖人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也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賢正必遠坐而須亡耳又不可勝憂矣故其可憂者惟中主爾又似練絲染

之藍則青染之緇則黑得善佐則存不得善佐則亡
此其不可不憂者耳詩云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
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吕善趨也故臣竊吕爲
練左右急也

傅職弟三十五

或稱春秋爲之聳善抑惡吕革勸其心教之禮使知
上下之則或爲之稱詩而廣道顯德吕馴明其志教
之樂吕疏其穢而塡其浮氣教之語使明於上世而
知先王之務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
戒懼焉教之任術使能紀萬官之職任而知治化之

儀教之訓典使知族類疏戚而隱比馴焉此所謂學太子目聖人之德者也或明惠施目道之忠明長復目道之信明度量目道之義明等級目道之禮明恭儉目道之孝明敬戒目道之事明慈愛目道之仁明僩雅目道之文明除害目道之武明精直目道之罰明正德目道之賞明齊肅目道之敬此所謂教太子也左右前後莫非賢人目輔相之總威儀目先後之攝體貌目左右之制義行目宣翼之章恭敬目監行之勤勞目勸之孝順目內之敦篤目固之忠信目發之德音目揚之此所謂順者也此傅人之道也非賢

者不能行天子不諭於先聖人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閑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無恩於親戚不惠於庶民無禮於大臣不忠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誠於戎事不信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行賜予侈於左右近臣吝授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忘欲大行大禮大義大道不從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魯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音聲不中

律將學趨讓進退卽席不吕禮登降揖讓無容視瞻俯仰周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色不比順隱琴肆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辟廢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荅遠方諸侯遇貴大人不知大雅之辭荅左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適簡聞小誦之不博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吕禮衣服冠帶不吕制御器在側不吕度雜采從美不吕章忿怒說喜不吕義賦與譙讓不吕節小行小禮小義小道不從少師之教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而易樂而湛

夜漏屏人而數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彊飢而惏暑而暍寒而懦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自開戶自取玩好自執器皿亟顧還面而器御之不舉不臧折毀喪傷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干戚戈羽之舞管籥琴瑟之會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燕樂雅頌逆樂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眚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

輔佐第三十六

大相上承大義而啟治道總百官之要旨調天下之

定正身行廣教化修禮樂㠯美風俗兼領而和一之㠯合治安故天下失定國家不治則大相之任也上執正職大拂秉義立誠㠯翼上志直議正辭㠯持上行批天下之患匡諸侯之過令或鬱而不通臣或盭而不義大拂之任也中執政職大輔聞善則㠯獻知善則㠯獻明號令正法則頒度量論賢良次官職㠯時順脩使百吏敬率其業故經義不衷賢不肖失序大輔之任也下執事職道行典知變化㠯規是非明利害掌僕及輿馬之度羽旄旌旗之制步驟徐疾之節春夏秋冬用之倫色居車之容登降之禮見規定

諭見過則調故職不率義則道行之任也調辭典搏聞㠯掌駟乘領侍從比賢能天子出則爲車右坐立則爲位承聖帝之德畜民之道禮義之正應事之理則職㠯箴刑獄之衷賞罰之[illegible]已諾之信百官之經喪祭之共戎事之誡身行之彊則職㠯諗遇大臣之敬遇小臣之惠坐立之端言默之序音聲之適揖讓之容俯仰之節立事之色則職㠯証出入不從禮衣服不從制御器不㠯度迎送非其章忿說忘其義取予失其節安易而樂湛則職㠯諫故善不徵過不聞侍從不諫則調辭之任也典方典容儀㠯掌諸侯遠

方之君譔之班爵列位軌伍之約朝覲宗遇會同享
聘貢職之數辨其民人之衆寡政之治亂率意道順
僻淫犯禁之差弟天子巡狩則先循于其方故或有
功德而弗舉或有淫僻犯禁而不知典方之任也奉
常典天㠯掌宗廟社稷之祀天神地祇人鬼凡山川
四望國之諸祭吉凶妖祥占相之事序禮樂喪紀國
之禮儀[illegible]居其宜㠯識宗室觀民風俗審詩商脩憲
命禁邪言息淫聲於四時之交有事於南郊㠯報祈
天明故厤天時不得事鬼神不序經禮儀人倫不正
奉常之任也祧師典春㠯掌國之衆庶四民之序㠯

禮義倫理敎訓人民方春三月緩施生遂動作百物

是時有事于皇祖皇考

問孝闕文弟三十七

禮弟三十八

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太子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㠯養太子哉尋常之室無奧剽之位則父子不別六尺之輿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尋常之室六尺之輿處無禮卽上下踳逆父子悖亂而況其大者虖故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敎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辦訟非禮不決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㠯君子恭敬撙節退讓㠯明禮禮者所㠯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者也主主臣臣禮之正也威德在君禮之分也尊卑大小彊弱有位禮之數也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屬士庶各愛其家失愛不仁過愛不義故禮者所㠯守尊卑之經彊弱之稱者也禮天子適諸侯之宮諸侯不敢自阼階阼階者主之階也天子適諸侯諸侯不敢有宮不敢爲主人禮也君仁臣忠父慈子

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至也君仁則
不厲臣忠則不貳父慈則教子孝則協兄愛則友弟
敬則順夫和則義妻柔則正姑慈則從婦聽則婉禮
之質也禮者臣下所㠯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豝
吁嗟虖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
天子佐輿十乘㠯明貴也貳牲而食㠯優飽也虞人
翼五豝㠯待一發所㠯優中也人臣於其所尊敬不
敢㠯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
厚盡矣作此詩者㠯其事深見良臣順上之志也良
臣順上之志者可謂義矣故其歎之也長曰吁嗟虖

雖古之善爲人臣者亦若此而已禮者所㠯節義而沒不遝故饗飲之禮先爵於卑賤而后貴者始羞殽膳下浹而樂人始奏觴不下徧君不嘗羞殽不下浹上不舉樂故禮者所㠯恤下也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羣臣附官無蔚藏腌陳時發則戴其上詩曰投我㠯木瓜報之㠯瓊琚匪報也永㠯爲好也上少投之則下㠯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㠯爲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民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

年之食三十歲相通而有十年之積雖有凶旱水溢民無饑饉然後天子備味而食日舉吕樂諸侯食珍不失鍾鼓之縣可使樂也樂也者上下同之故禮國有飢人人主不飧國有凍人人主不裘報囚之日人主不舉樂歲凶穀不登臺扉不塗榭徹干侯馬不食穀馳道不除食減膳饗祭有闕故禮者自行之義養民之道也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鬪生民之數則拜之鬪登穀則拜之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胥者相也祜大福也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與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禮聖

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廚仁之至也不合圍不掩羣不射宿不涸澤豺不祭獸不田獵獺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鷙眭而不逮不出穎羅艸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蟲不蟄不㠯火田不麛不卵不刳胎不殀夭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廚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物蕃多湯曰昔蛛蝥作罟不高順不用命者寧丁我網其憚害物也如是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皜皜王在靈沼於仞魚躍言德至也聖主所在魚鼈禽獸猶得其所況於人民

虖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安而萬里得矣逮至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澈地富煴物時孰民心不挾詐賊氣脈消化攫齧搏擊之獸鮮毒蠚猛蚄之蟲密山毒不蕃艸木成薄矣鑠虖大仁之化也

容經第三十九

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淵然淸吕嚴祭祀之志愉然思吕和軍旅之志怫然慍然精吕厲喪紀之志漻然慼然憂吕下四志形中四色發外維如志色之經也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吕敬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吕婉軍旅之容湢然肅然固吕猛

喪紀之容怮然懾然若不還容色之經也視有四則
朝廷之視端沵平衡祭祀之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
固植虎張喪紀之視下沵垂綱視經也言有四術言
敬㠯正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屛氣折
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言經也固頤
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閒二寸端面攝纓端股
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㠯微磬曰共立因㠯磬折
曰肅立因㠯垂佩曰卑立立容也坐㠯經立之容胻
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
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

坐坐容也行㠯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
不則從容而任行容也趨㠯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
狀若沵足如射箭趨容也旋㠯微磬之容其始動也
穆如驚倏其固復也旋如濯絲跰旋之容也跪㠯微
磬之容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跪
容也拜㠯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㠯舉
項衡㠯下寍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氏拜容也拜
而未起伏容也坐乘㠯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欲
無顧顧不過轂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坐車之容也
立乘㠯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臂詘存劒之緯欲無

顧顧不過轂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立車之容也禮介者不拜兵車不式不顧不言反抑式以應武容兵車之容也若夫立而跂坐而蹁體怠懈志驕傲趍視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

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蹍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蹍大節焉業大道焉是以邪放非辟無因入之焉諺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

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戒輔鳴玉㠯行鳴玉者佩玉也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㠯納其閒琚瑀㠯雜之行㠯采薺趨㠯肆夏步中規折中矩登車則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故詩曰和鸞雝雝萬福攸同言動㠯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故曰明君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貌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㠯承其上㠯接其等㠯臨其下㠯畜其民故爲之上者敬而信之等者親而重之下者畏而愛之民者肅而樂之是㠯上下和協而士庶順

壹故能安輯其國㠯藩衛天子而行義足法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富不可爲量多不可爲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

子贛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毋乃不寍虖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虖曳杖倍下而行曰妻子家中得毋病虖故身之倨佝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㠯明尊卑別疏戚也

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褎曰唯由也見孔子閒之曰由也何吕遺忘也故過猶不及有餘猶不足也

語曰審虖明王執中履衡言秉中適而據虖宜故威勝德則惰德勝威則弛威之與德交若繆纆且畏且懷君道正矣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龍也者人主之辟也亢龍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龍之神也其惟蜚龍虖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吾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故至人者

在小不寳在大不窕狎而不能作習而不能順姚不
惛卒不妄饒裕不羸迫不自喪明是審非察中居宜
此之謂有威儀
古之爲路輿也葢圜㠯象天二十八橑㠯象列宿軫
方㠯象地三十輻㠯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
理前視則覩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輿敎
之道也
人主太淺則智闇太博則業厭二者異失同貶其傷
必至故師傅之道既美其施又愼其齊適疾徐任多
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省其所省而堪其所堪故力

不勞而身大盛此聖人之化也

校詁六

連語弟三十四舊弟三十五吾子決是盧本無子字新序如文是也今補正

梁大說盧本大作國別本如文新序同是也今改正推侈盧氏曰推侈桀之臣見漢書古今人表韓非子作侯侈抱朴子良規篇作推哆即推侈也潭本作飛廉與惡來皆紂臣無桀臣非是龍逢盧氏曰諸書皆作龍逢近代多作龍逄蒲江切愚按其字古作逢音蓬蒿之蓬後世作逄以示別其音亦改讀龐乃通聲之轉

傅職弟三十五舊弟三十三革勸其心俞說倉頡篇曰革戒也革勸即戒勸楚語正作戒勸填其浮氣盧氏曰填與鎮同故志盧氏曰故志古先之記也學太子盧氏曰學讀爲斆潭本作敎長復盧氏曰長復謂久要不忘踐言也僩雅盧氏曰僩與嫺同以道之敬盧本敬作敎潭本如文是也今改正德音

旨揚之盧本音作言俞氏說楚語如文是也今改正學業不法盧本作天子學業之
不法注曰大戴禮無天子之三字愚按大戴無是也今刪正天子至親戚盧本無恩作不
姻俞氏訂如文是也古稱父母爲親戚見左傳亦俞氏說客授盧本客作厷注謂大戴厷授作鄭愛
鄭亦同客愚按客正文厷俗文今改正授者授官授賞皆是也大戴禮作愛非受業不敬盧本
此下有敎誨諷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十五字注謂大戴無愚按數事已見上文此實誤衍大戴
無是也今刪數顧趨行盧氏曰趨行讀促行句絕簡聞小誦盧本簡聞作僩問別
本如文大戴禮同是也今改正譙讓盧本譙作噍注謂當作譙是也今改正小義小道
盧本此下注曰當有不從太保之教六字孔氏廣森大戴禮注謂賈子別本有之而太保作少師愚按孔
氏說是也今補正安而易盧本而作所俞氏訂如文是也今改正夜漏至而數
俞氏曰數者說也屏人而數猶屏人而言詳見諸子平議飽而彊盧本彊下有食字大戴禮記無

是也今删寒而儒盧氏曰別本作嫩大戴同自閈戶盧本作帝自爲閈戶丁先生曰帝爲衍文是也今删正亟顧還面盧氏曰大戴作環面注環旋也愚按還讀爲旋器御至不臧盧本器上有而字注曰大戴無臧作藏愚按大戴無而是也臧古文藏字逆樂序盧氏曰逆大戴禮作迭時節盧本時上有不字注謂大戴禮無是也今删正輔佐弟三十六舊弟同吕時順脩盧本順脩作巡循俞氏曰背子王制篇曰吕時順脩楊注謂不失其時而順之脩之可據訂正是也今改正愚按二字乃形近之誤俞氏復吕巡順通假爲說必欲捨正文吕从舊誤之通假謬已馬之倫色盧本馬作用注謂潭本作馬是也今改正見過則讕盧氏曰說文讕爲讕之重文然此處義當與諫通愚按盧說是也讕讀爲諫古晏切領侍從盧本侍作時注曰疑是侍從愚按作侍從是也今改正職吕証說文証諫也之盛切愚按証當吕告誠爲訓吕職諫別見下文也說文訓詁不必備此盡猶存古義軌伍盧氏曰五家爲軌五人爲伍

審詩至淫聲盧本商下無修憲二字俞氏據荀子王制篇訂如文是也今補正是時

至皇考盧氏曰此下文脫案大戴禮千乘篇其文與有相似者彼作司徒典春其下文不同至方春三月下云緩施生育動作百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司馬司夏云云方夏三月養長秀蕃庶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爵士之三有慶者七人以成夏事司寇司秋云云方秋三月收斂以時於時有事嘗于皇祖皇考食農夫九人以成秋事司空司冬云云方冬三月艸木落庶虞藏五穀必入于倉於時有事烝于皇祖皇考息國老六人以成冬事所以不全引大戴禮之文者彼亦有脫誤故也皇祖皇考建潭各本俱作皇考祖考今從大戴禮改正

問孝闕文第三十七舊弟同

禮弟三十八舊弟同

奧剽愚按剽義未詳別本一作宎亦作胙皆以意改非也

君仁臣忠盧氏曰潭本作君惠下同僨牲盧氏曰僨貳同潭本作貳優中也盧本優作復俞氏說復乃優字之誤言優假尊者使之易中也上文以優飽文義正同是也今改正而

没不遝 盧本遝作還俞氏曰還乃遝字之誤小爾雅廣詁没無也方言曰遝及也没不遝者無不及也愚按俞說近是今改正

樹徹干侯 盧氏曰樹與序同所㠯習射之處干侯即軒侯潭本作射徹侯今從建本

贅眭 盧氏曰眭音奚目深惡貌

不出穎羅 穎羅未詳俞氏讀穎爲絓㠯太元元瑩篇禍福絓羅爲證其說迂曲殆非確詁

魚肉至廟門 盧氏曰魚肉之義未詳肉疑育之壞字育下从肉爾其上半卽爲肉字矣魯語曰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罝麗設穽鄂㠯實廟庖卽魚育不入廟門之義

於刌 盧氏曰刌切同

地富熅 盧氏曰熅盛意漢書禮樂志后土富媪疑卽熅形近而譌後人遂㠯母媪釋之愚按熅音昷於云切

猛虭 愚按猛虭蓋害稼之蟲舊說非虭丁聊切

蟲密 愚按密深藏也退藏於密是也俞氏讀爲伏謂當作虙宓非也

山毒至薄矣 盧本山毒作毒山愚按二字誤倒非也動植金石諸毒皆生於山故㠯諸毒爲山毒山毒不蕃山中諸毒不蕃育也成盧本作少義不可通亦成字之誤今皆改正如文艸木成薄言艸木皆成林薄也

鑠

序愚按爾雅釋詁鑠美也詩於鑠王師是也兪氏別有說委曲傅會殆非確詁

容經弟三

十九 舊弟同盧本此篇自志色之經曰下至兵車之容十五節皆分節提行其子目亦別爲一行目下皆無也字王謨本自篇首至氣不順皆禁也通爲一章各子目亦皆有也字愚按王本是也觀末節若夫立而跂句則此文當通爲一章無疑盧氏不詳文義輒依誤本分節提行且刪除子目諸也字俾文古式皆就湮沒殊近武斷今據王本仍合爲一章諸也字亦悉補正如文舊本分節大率皆宋㠯後人所爲不足據也

愍然 盧氏曰愍音愁

憂㠯下 盧本下作湫潭本如文兪氏曰當從潭本作下湫即愍字之異文不當重出愚按兪說是也今改正

維如 盧氏曰下有缺文

怮然 盧氏曰怮音幽憂也

若不還 盧本逐作還兪氏曰當作逐若不逐若不及也愚按兪說是也今改正

容

色之經也 盧本惟作容經二字愚按篇內子目與全篇同名古今無此例決誤無疑考下文容色不比句知此當作容色之經亦適與上節志色之經合蓋原文實脫色之也三字爾今補訂如文端

汎盧氏曰汎即流字言敬曰正盧本正作和意林如文是也今改正文言有序盧氏曰意林作和呂序屏氣折聲盧氏曰意林作屏聲氣胕不差盧氏曰別本胕作胕身似不則愚按不則未詳俞氏讀則爲即亦非確詁旄如濯絲俞氏從淮南子高誘注旄讀近綢繆之繆義蓋近之跘旋盧氏曰跘與盤同隨前呂舉俞氏讀隨爲骰詳見羣經平議是也骰腿字之舊文隨又骰之假字也如屋之氏盧本氏作丘愚按丘乃氏之俗文今改正氏讀如低漢書食貨志封君皆氏首是也拜而未起盧氏曰此有脫文視五旅盧氏曰即曲禮所云立視五巂趯視盧氏曰趯與蹝同蹝小節盧氏曰尙書大傳蹝作踐此蹝亦踐也下同蔥衡盧本作雙珩孔氏校注大戴禮記如文是也今改正安輯其國盧本安輯作宗掇俞氏訂如文是也今改正愚按安輯古之常語數見不鮮盧本乃形近之譌俞氏必欲捨正文呂从通假非也有儀至之儀盧本下儀字作文潭本作儀是也今改正

倨佝盧氏曰佝與句同審虖明王俞說高誘曰審明也審虖明王正呂審虖爲形況之辭威勝德則惛盧本惛作涽俞氏訂如文是也今改正又說當讀爲憝惡也見周書世俘篇孔晁注德勝威則弛盧本弛作施愚按此形近之誤今改正繆纏盧氏曰繆與糾同蜚龍盧氏曰蜚與飛同不宛盧氏曰宛音朓肆也潭本作窕姚至不安盧氏曰姚寬遠之意卒倉卒也呂象列宿盧本宿作星潭本如文是也今改正四時之運盧氏曰別本作側聽則觀四時之運巽失同貶盧本無失字貶作敗愚按此文亦見董子春秋繁露玉杯篇彼作巽失同貶是也今補訂如文又慎其齊盧氏曰齊讀爲劑適疾至勿苦盧氏曰言皆呂漸進也

賈子卷弟六竟

正定通惪王氏校栞版存泰州寓宅龍樹精舍

賈子卷弟七　內篇七

正定王耕心次詁

春秋弟四十

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王曰我食寒葅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虖是法廢而威不立非所㠯使國人聞之也譴而行其誅虖則庖宰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弗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昔也惠王之後而蛭出其久病

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親德不可謂不察

衛懿公喜鶴鶴有飾以文繡而乘軒者賦斂繁多而不顧其民貴優而輕大臣羣臣或諫則面叱之及翟伐衛寇挾城堞矣衛君垂泣而拜其臣民曰寇迫矣士民其勉之士民曰君亦使君之貴優將君之愛鶴以爲君戰矣我儕棄人也安能守戰乃潰門而出走翟寇遂入衛君奔死遂喪其國故賢主者不以艸木禽獸妨害人民進忠正而遠邪僞故民順附而臣下爲用今釋人民而愛鳥獸遠忠道而貴優笑反甚矣人主之爲人主也舉錯而不僨者杖賢也今背其所

主而棄其所杖其僨仆也不亦宜乎語曰禍出者禍反惡人者人亦惡之管子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此違其馬者也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粃毋敢以粟於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粃吏請曰以粃食鴈爲無費也今求粃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粃以粃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苦勤而不敢惰者豈爲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計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弗聞歟夫

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與民此非吾粟乎鳥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鄒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爲一體也

楚王欲淫鄒君乃遺之技樂美女四人穆公朝觀而夕畢以妻死事之孤故婦人年弗稱者弗蓄節於身而弗衆也王輿不衣皮帛御馬不食禾菽無淫僻之事無驕熙之行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是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敢輕齊楚不

能脅鄒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嚮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酤家不讐其酒屠者罷列而歸敖童不謳歌舂築者不相杵婦女抉珠瑱丈夫釋玦靬琴瑟無音朞年而後始復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其此之謂乎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鄰

宋康王時有爵生鸇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伐社稷而焚之

曰威服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爲無頭之棺𠤎示有勇剖傴者之背鍥朝涉之脛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於鄖侯之館遂得病而死故見祥而爲不可祥反爲禍

晉文公出畋前驅還白前有大蛇高若隄橫道而處文公曰還車而歸其御曰臣聞祥則迎之妖則凌之今前有妖請𠤎從吾者攻之文公曰不可吾聞之曰天子夢惡則脩道諸侯夢惡則脩政大夫夢惡則脩官庶人夢惡則脩身若是則禍不至今我有失行而天招𠤎妖我我若攻之是逆天命乃歸齋宿而請於

廟曰孤實不佞不能尊道吾罪一執政不賢左右不良吾罪二飭政不謹民人不信吾罪三本務不脩以咎百姓吾罪四齋肅不莊粢盛不潔吾罪五請興賢遂能而章德行善以導百姓毋復前過乃退而脩政居三月而夢天誅大蛇曰爾何敢當明君之路文公覺使人視之蛇已魚爛矣文公大說信其道而行之不解遂至於霸故曰見妖而迎以德妖反為福也

楚懷王心矜好高人無道而欲有霸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乘周召畢陳滕薛衛中山之君皆象使隨而趨諸侯

聞之㠯為不宜故興師而伐之楚王見士民為用之不勸也乃徵役萬人且掘國人之墓國人聞之振動晝旅而夜亂齊人襲之楚師乃潰懷王逃適秦克尹殺之西河為天下笑此好矜不讓之罪也不亦羞虖齊桓公之始霸也翟人伐燕桓公為燕北伐翟乃至於孤竹反而使燕君復召公之職桓公歸燕君送桓公入齊地百六十六里桓公問於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境虖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恐後世之㠯寡人為存燕而欺之也乃下車而令燕君還車乃割燕君所至而與之

遂溝曰爲境而後去諸侯聞桓公之義口不言而心皆服矣故九合諸侯莫不樂聽扶興天子莫不勸從誠退讓人孰弗戴也

二世胡亥之爲公子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羣臣召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陛視羣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去諸侯聞之莫不太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之棄之也

孫叔敖之爲嬰兒也出遊而還憂而不食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其母曰今蛇安在曰敖聞見兩頭蛇者死恐他人又見吾已

埋之矣其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㠯福人聞之皆諭其能仁也及爲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

先醒第四十一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先生何也賈君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生也爲先醒也彼世主不學道理則嘿然惛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忳忳然猶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銳然獨先達虖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㠯治未亂也知所㠯

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
寤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辟猶俱醉而獨先醒也故
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昔楚莊王即位
自靖三年以講得失乃退僻邪而進忠正能者任事
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治而外施教百姓富民恆一
路不拾遺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
宋鄭無道欺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
奉簪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服則舍之
非利之也遂弗受乃南與晉人戰於兩棠大克晉人
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莊王歸

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齋而具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莊王喟然歎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無日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㠯食為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智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謂先寤所㠯存亡此先醒也昔宋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歎曰烏虖吾知所㠯亡矣吾

被服而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者吾發政舉事朝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吾外內不聞吾過吾是目至此吾困窮矣於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𩟗餕晝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於宋宋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爲賢君謚爲昭公既亡矣而乃寤所目存此後醒者也昔者虢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詰逐政治踳亂國人不服晉師伐之虢人不守虢君出走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飢而欲食御進服脯粱糗虢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爲君出亡而道飢渴也君曰

知寡人亡邪對曰知之曰知之何㠯不諫對曰君好
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虢亡虢君作色而怒御
謝曰臣之言過也爲閒君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御
曰君弗知邪君之所㠯亡者㠯大賢也虢君曰賢人
之所㠯存也乃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
吾君之獨賢也故亡虢君喜據式而笑曰嗟賢固若
是苦邪遂徒行而於山中居飢倦枕御膝而臥御㠯
塊自易逃行而去君遂餓死爲禽獸食此已亡矣猶
不寤所㠯亡此不醒者也故先醒者當時而霸後醒
者三年而復不醒者枕土而死爲虎狼食烏虖戒之

哉

耳痹弟四十二

竊聞之曰目見正而口言枉則害陽言吉錯之民而凶則負倍道則死障光則晦誣神而逆人則天必敗其事故昔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王殺其父而無罪奔走而之吳曰父死而不死則非父之子也死而非補則過計也與吾死而不一明不若舉天地㠯成名於是紆身而適闔閭治味㠯求親闔閭見而安之說其謀果其舉反其聽用而任吳國之政也民保命而不失歲時執而不凶五官公而不私上下調而無

九天下服而無御四境靜而無虞然後忿心發怒出凶言陰必死提邦㠯伐楚五戰而五勝伏尸數十萬城郢之門執高兵傷五藏之實毀十龍之鍾撻平王之墓昭王失國而奔妻生虜而入吳故楚平王懷陰賊殺無罪殃既至辜此矣子胥發鬱冒忿輔闔閭而行大虐還十五年闔閭沒而夫差即位乃與越人戰江上棲之會稽越王之窮至乎齕山艸飲腐水易子而食於是履甓戴璧號唫告無罪呼皇天使大夫種行成於吳吳王將許子胥曰不可越國之俗勤勞而不慍好勝而無禮谿徼而輕絕俗好詛而倍盟放

此類者鳥獸之儕徒狐貍之醜類也生之爲患殺之無咎請無與成大夫種拊心嗥啼沫泣而言信割白馬而爲犧指九天而爲證請婦人爲妾丈夫爲臣百世名寶因閉官爲積孤身爲關內諸侯世爲忠臣吳王不忍縮師與成還謀而伐齊子胥進爭不聽忠言不用越既得成稱善累德呂求民心於是上帝降禍絕吳命虜直江君臣乖而不調植社槁而墋裂容臺振而掩覆犬羣嗥而入淵豕銜藪而席隩燕雀剖而虮蛇生食蘆葅而蛭口浴清水而遇蠆伍子胥見事之不可爲也何籠而自投水目抉而望東門身賜夷

而浮江懷賊行虐深報而殃不辜禍至虐身矣越於是果逆謀負約襲剄夫差兼吳而拊事齊功成范蠡負石而蹈五湖大夫種繫領謝室渠如處車裂回泉自此之後句踐不樂憂悲荐至內崩而死故天之誅伐不可爲廣虛幽閒攸遠無人雖重襲石中而居其必知之虐若誅伐順理而當辜殺三軍而無咎誅殺不當辜殺一匹夫其罪聞皇天故曰天之處高其聽卑其狀芒其視察故凡自行不可不謹慎也

諭誠弟四十三

湯見設網者四面張祝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

方至者皆罹我網湯曰噫盡之矣非桀其孰能加此令去三面舍一面而教之祝曰蛛蝥作網今之人循緒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請受其犯命者士民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而況我虖於是下親其上

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飢時酒二酣重裘而立猶憯然有寒氣將柰我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㠯衣寒者出倉之粟㠯振飢者居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隨諸當房之賜者請還致死於寇闔閭一夕而五徙臥不能賴楚曳師而去昭王

乃復當房之德也

昔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屨決背而行失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屨及至於隨左右問曰王何曾惜一踦屨虖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踦屨哉思與偕反也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相棄者

周文王晝臥夢人登城而呼己曰我東北陬之槁骨也速以王禮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有焉文王曰速以人君禮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請以五大夫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柰何其倍之也士民聞之曰我君不以夢之故而倍槁骨況於生人虖於是下

信其上
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滅中行氏豫讓徙事智伯及趙襄子破智伯豫讓剶面而變容吞炭而爲啞乞其妻所而妻弗識乃伏刺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患之食不甘味一夕而五易臥見不全身人謂豫讓曰子不死中行而反事其讐何無恥之甚也今必碎身靡軀吕爲智伯何其與前異也豫讓曰我事中行之君與帷而衣之與關而枕之夫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及智伯分吾吕衣服餔吾吕鼎實舉被而爲禮夫國士遇我我固國士爲之報故曰士爲知已者死女

爲悅已者容非先言也故在主而已

校詁七

春秋弟四十舊弟同是法至之也盧本無非所吕使句九字俞氏據論衡福虛篇所載訂如文是也今補正上句也字衍今刪是昔也盧氏曰昔夜也其久病盧本句上有故字俞氏曰爲衍文是也今刪故天至不察盧本親德作親聽俞氏據論衡訂如文是也今改正寇挾城堞俞說挾讀爲捼見鄭氏儀禮注䒵童不謳歌盧本拔作倣注言當讀爲遨恳按此當作䒵䒵爲文从出从放乃遨遊之正文从辵者屬後世增益字此文作倣已誤盧氏捨正文反取謬妄之通假非也今訂如文抉珠瑱盧氏曰抉去也釋抉軒盧氏曰抉即決也鉤弓絃者一曰環抉軒弓衣也音刊小而至天下盧本巨作大霸下有於字俞氏从戰國策訂如文是也今改正巨下古爲韻作大非韻矣伐薛盧本作伐諸侯戰國策新序皆

如文是也今改正淮北之地盧本地作城戰國策新序皆如文是也今改正無頭之棺盧氏曰無頭之棺似謌國策作無顏之冠愚按無頭之棺示人人皆厭丧其元耳非誤也冐示有勇盧本示作視國策新序皆如文是也今改正鍥刳涉盧本鍥作斮國策新序皆如文是也今改正作斮者蓋後人反據僞古文尙書所妄改齊聞而伐盧本齊作齊王國策新序無王字是也今刪正遂得病而死盧本無病字別本如文是也今補正行之不解愚按解讀爲懈毋問其故盧本毋上有其字太平廣記所引無是也今改正敖聞盧本敖作吾太平廣記所引如文是也今改正埋之矣盧本矣作也新序如文是也今改正先醒

弟四十一舊同

弟忳忳然盧氏曰韓詩外傳作眊眊然愚按忳音屯徒渾切玉篇悶也忳忳蓋瞀悶之狀與眊眊義同自靖三年盧本靖作靜俞氏訂如文是也今改正愚按靖治也見毛詩傳俞氏據韓詩外傳訓爲謀非也南與至兩棠盧氏曰潭本無南字此即春秋

宣十二年邲之戰 而又有師 丁先生曰而下當有又字蓋脫文是也今補正 侍御至十人 盧本數十作數百韓詩外傳如文是也今改正 朝臣數百人 盧本數百作千韓詩外傳如文是也今改正 ⿰豆粦餕 盧氏曰⿰豆粦字無考劉氏雜俎用此語亦無音訓疑當是豆食之餘屑丁先生曰⿰豆粦亦讀鄰⿰豆粦餕蓋今之豆滓榨油所餘者是也亦名豆餅南人㠯蕡田飼豕饑饉時人亦食之或疑爲今之豆渣非也豆渣乃豆腐之餘秦漢㠯前有豆油無豆腐也

耳痺弟四十二

舊弟同 紆身至閭閻 盧本句有缺衍丁先生據王謨本訂如文是也今改正 天下至無御 盧本御上缺一字俞氏補作無而讀御爲悟其說曰說文午部悟逆也蓋御从卸聲卸从午聲御卸悟皆从午得聲御有悟音故得通用愚按俞說近是 齕山艸 盧本齕作吃注謂當與齕同丁先生曰當直作齕齕乃正文吃屬通假是也今改正 飲腐水 盧本腐作腑俞氏說腑即腐字腐水淤積之水王遷曰腐臭是也愚按腐乃正字今改如文 谿礉 盧本礉作徼注曰當作礉修礉

也愚按盧說是也今改正沫泣盧氏曰沬與靧同閒官爲積兪氏讀官爲館是也稱

善累德兪氏曰稱讀爲再說文再幷舉也幷舉亦有積累之義愚按兪說近是植社至

席隩盧本植作置槁作稷塀作分振作樹覆作敗戴作菹席隩作適奧愚按四語見尸子下篇及淮南子覽冥訓蓋此文及淮南皆本尸子也植社句見淮南尸子無容臺句尸子淮南皆同羲尸子加文淮南作豕戴尸子加文淮南作蕁隩尸子加文淮南作澳盧本多吕形近致誤今恐據二子改正加文植社社上植木也容臺禮容之臺也犬入淵犬稱也兗衛藪豕禍也塀呼訝切說文塀也塀裂也通鑑外紀說夏桀事據淮南之文作塀而今本淮南子反作塀其字不見字書蓋亦誤字或爲塀字之重文觀鑄爲鮮字之重文可見今从通鑑外紀作塀正文具在無取譌文也藪蓋亦艸尊之屬

蚖蛇生盧氏曰蚖卽虺字蛇盧本作虵俗文也今改正

食蘆至蛭口盧本蘆作蘊愚按蘊字書無考蘆字之俗文也今改正蘆菹吕蘆芽爲菹今所謂蘆筍也蛭口蛭螫口也

范蠡至五湖盧本作負室而

歸五湖俞氏說潭本如文吉府本同當从之蓋此文言越之君臣皆不善終呂明誣神逆人天必敗其事也下文曰大夫種繫領謝室云云則范蠡負石蹈湖亦言不得其死非如蔡澤所謂超然避世長為陶朱者也呂氏春秋悔過篇故箕子窮于商范蠡流於江意與此近古事相傳往往不同如子胥為夫差所殺其事甚著此云何寵而自投水然則說范蠡繫領謝事豈必如世所傳虖愚按俞說是也今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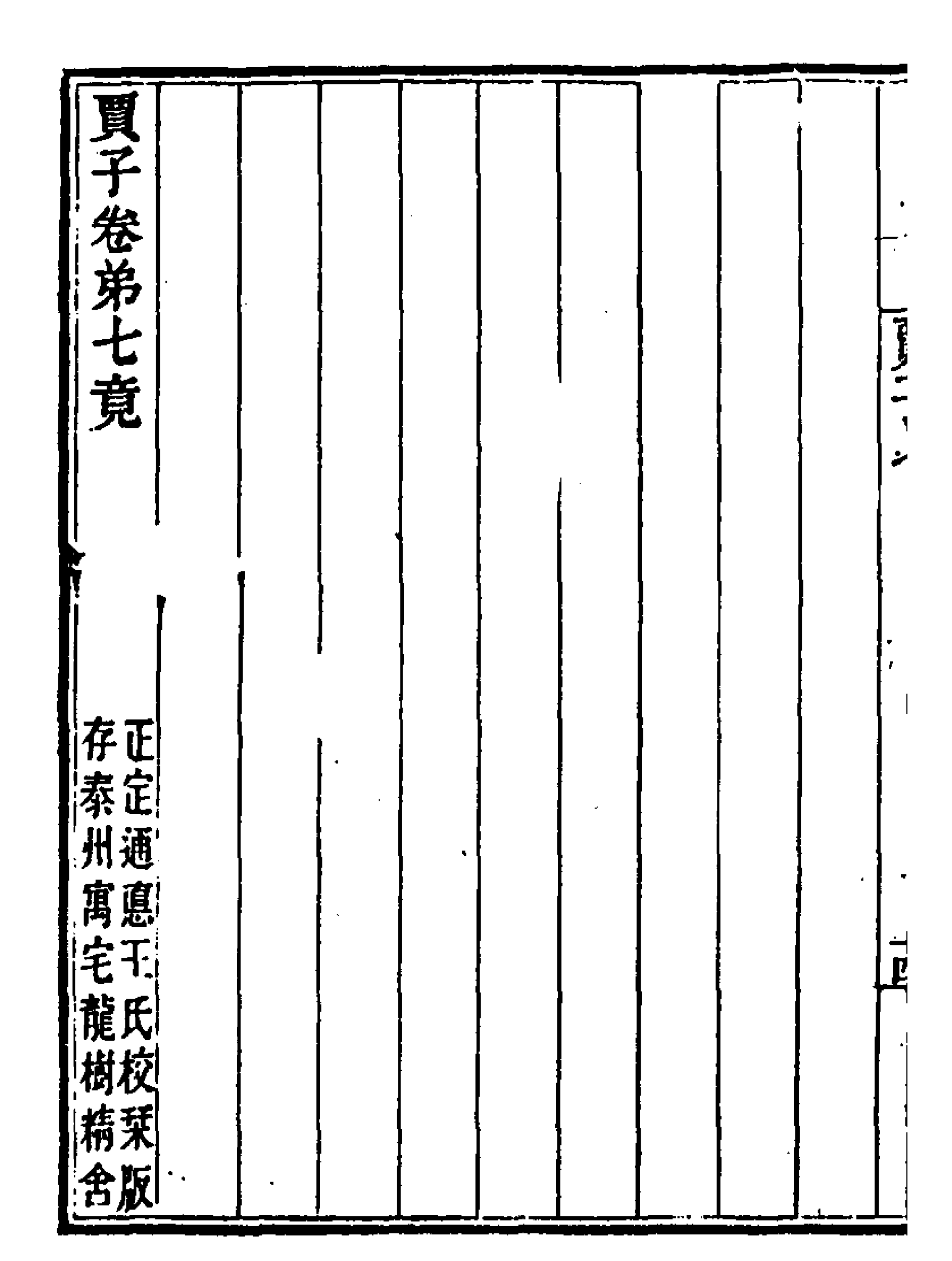
室 盧氏曰謝室即請室 渠如處 盧氏曰渠如處當即皋如吳越春秋作句如 故天至之虖 愚按此言誅伐乃上天所重不可恃其廣遠呂為不知也淮南子覽冥訓文亦本此而樹義各殊此謂人不可呂誅伐哉天彼謂天誅不可避也 其狀至視察 盧本狀作牧俞氏訂如文是也今改正

諭誠弟四十三 舊弟同

循緒 盧氏曰本亦作脩緒新序作循序呂覽作學紓 吾請至命者 盧氏曰新序作吾取其犯命者 酒二酟 俞說酟為[舟旦]之異文是也愚按酟[舟旦]竝音壇上徒賣切[舟旦]見說文酟字書失考 奔隨 盧本隨作隋愚按當作隋今改正如

文吕隨爲隋乃楊氏之嚮壁虛造若復亂及春秋國名狂惑甚矣履決背盧氏曰背履匡也

周文王晝臥盧本無周字丁先生訂如文是也今補正剺面盧本剺作剺注曰舊人校改如文是也今改正餡吾盧氏曰當讀爲啗夫國士遇我盧本夫上有大字俞氏訂如文是也今删正



賈子卷弟七竟

正定通悳王氏校栞版
存泰州寓宅龍樹精舍